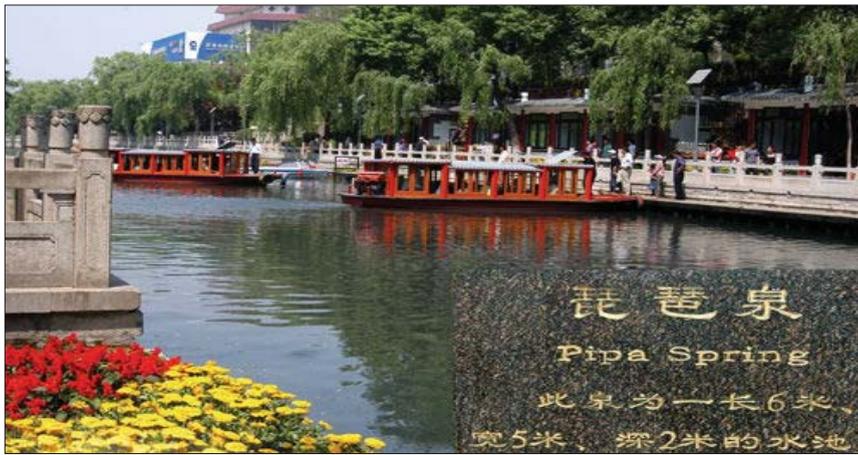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济南老城区的老百姓吃水靠的是遍布全城内外的几百处天然涌泉。那时的护城河河沿大都保留着自然形成的细沙斜坡，只有沿河分布的泉子用大块青石圈砌起来，每处泉子都有一个像泉水一样清亮的名字；每处泉子都滋养着方圆几里地内的百姓。

记得小时候父亲给我做了一副小水担，水筒是两只铁罐头盒，父亲挑水时便带我一起到泉边，教我学他的样儿打两小筒泉水挑在肩上跟他回家。后来人长大了，水筒也“长”大了，我便成了家里挑水的主力。我家居住的这一片主要是吃琵琶泉的水，琵琶泉水质好，涌量丰沛，又兼泉水水面高于河面数尺，无污染之虞，因而是一处绝好的饮用水源。在普及自来水之前，护城河南岸的半边街、司里街、所里街的东、中段，以及三义街的居民都在琵琶泉打水吃，粗算起来约有万余人口。那时的街道中间隔一段就有一条通往泉子的路，俗称“水胡同”，是居民挑水的通道，水胡同路面上的青石板台阶已被岁月磨得溜光，从早到晚湿漉漉的。挑水是个体力活，从琵琶泉到我家大概有一里多路，而且多是上坡，少年的我挑着一担水中途要歇几次才能到家。如果家中缺少劳动力，那吃水就成了问题，于是便有了挑着泉水沿街叫卖的营生。记得大个子老尹叔便在我们那一带卖泉水；他肩上一副挂有两只白铁皮大水筒的水挑子，每天在扁担“咯吱咯吱”的欢叫声中迈着非常有节奏的步伐为缺少劳力的人家送水。筒里的泉水满满的，为防止溅洒，水面上还漂着两块绑成十字的薄竹片。他性格开朗，体格健壮，一担水放在他肩上似乎没多少分量；他嗓门洪亮，一声“泉水来”的吆喝声能贯穿半条街。有时我们家挑水不赶趟，听到吆喝声奶奶便让我跑到街上告诉老尹叔送担水。不多时，随着一声乐呵呵的招呼，老尹叔挑着泉水走进院门，跨过屋门，扁担不离肩，水筒不落地，两手各抓一只筒提系，左右转身分别将满满两筒清冽的泉水倒进水缸中。每当这时，我都会跑到水缸边，扒着缸沿舀一瓢泉水喝上几口，细细品味那种沁透心脾的清凉与甘甜。

那时除了直接挑泉水卖之外，还有一个与泉水有关的行当——茶馆。

我们居住的司里街东水胡同南口附近原有一座破败的小关帝庙，后来被人利用开了家茶馆。据说这种夹杂在老百姓居住的市井街巷里的茶馆，大都是济南近郊的农民一家一户进城开的。他们大都利用废弃的庙宇做经营场所，一盘大炉灶，配只大



▲济南琵琶泉



明府城史话  
 投稿邮箱：lixiauzuoxie@163.com

## 饮水思源 话清泉

□张世亮

风箱和几口盛泉水的大水缸，再加上十几把大铁壶即可开张营业，算得上是当时的一种谋生手段。茶馆没有摆设供人品茗、聊天的桌椅和茶具，主要是卖烧开了的泉水供就近百姓沏茶之需，所以准确地说应该叫“茶炉”，就像原来单位里的“火烧心”和现在的电开水炉。那时老百姓家中使用的炉灶都是带有风箱的“大锅头”，每次做饭前都要现点炉生火，做完饭后便将炉火熄灭，因此平时烧开水很不方便。茶馆弥补了这种日常生活上的不足专供开水，前来买开水的都是左邻右舍的就近住户，平时便事先买好一部分水牌放在家里，每次凭牌打开水，不用付现金。水牌是竹制的，上面烙着花纹，二分钱一个，每个可打一暖瓶开水。因此生意还是挺红火的。听老人们说，我们街上的这家茶馆是由一位支姓的中年妇女开的，她的丈夫拉洋车，平时早出晚归难得一见，茶馆由她和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操持。每

日一大早她们经水胡同下到琵琶泉挑来泉水将几口大水缸灌满，然后生火开张。

每天中午和傍晚是茶馆最忙碌的时候，小姑娘“咕达，咕达”地来回拉着大风箱，炉灶七八个火眼中蹿出红红的火苗，同时也喷出黑黑的烟灰。因此前来打开水的人都是把暖瓶排在灶前，人却远远地站在门外等候。等水开了，小姑娘停止拉风箱，老板娘提起水壶先冲一下壶嘴，然后将大铁壶高高地提起，冒着热气的水溜准确地冲入地上的暖瓶内，一壶壶地提，一瓶瓶地冲，直到挨个灌满。也有人在打开水的同时提着一把下好了茶叶的提梁大茶壶，先在灶边沏一壶热茶，再打一暖瓶准备续壶的开水，回家后便可怡然自得地慢慢品茗了。茶馆里也有小包的茶叶提供，但因品质较差，买的人很少。

虽然只卖开水不供茶水的茶馆有负“茶馆”的称谓，但它却顺应了当时老百姓的需求，有些“存在即合理”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茶馆在当时的街巷中很普遍。后来，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改善，逐渐摒弃了大锅头，改用烧煤球的小炉灶，做饭、烧水兼顾，不用提着暖瓶上街买开水了。如此一来，茶馆渐渐没了生意，最后只能熄火关张，开茶馆的一家人便销声匿迹了。

如今这一带的人大都住上了楼房，虽然吃水、用水有自来水，足不出户，方便卫生，但居民们心中那份泉水情结却愈加浓烈。用济南土话说：守着天下泉城，不喝上口泉水心里“凹凸得慌”（“凹凸”读音“瓦谷”，心中别扭之意）。于是，每天从早到晚，来泉边打水的人络绎不绝，手提车载，大桶小桶地将泉水提回家，沏茶、煮饭、和面蒸馒头都用泉水，仿佛只有这样，才不枉做了一回济南人。

## “城市笔记” 征稿启事

济南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正经历日新月异变化的现代都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感受着它富有新意的脉动。

无论您是这座城市的过客、打工一族，还是学生、职员，欢迎带上敏感的心、敏锐的眼睛、灵动的耳朵以及吃货的胃，去发现、倾听、融入和感悟当下活力四射的城市生活。讲述您独到眼光所观察到的这座城市的不同律动以及行走于都市中的林林总总，记录下依附于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集体记忆。

征文要求：

1.我们期待写实的故事化文本，有趣、有料、有情怀，如能见他人所未见，“城市笔记”将为您敞开门。

2.1000字上下最佳。

投稿邮箱：  
qlwbhzb@163.com

【行走济南】

## 西府海棠

□韩小荣

在我眼中，济南有“三绝”。济南的泉，清清澈澈鉴容颜；济南的柳，袅袅婷婷绕堤岸；济南的荷，潇潇洒洒水中仙。泉水、垂柳、荷花，是文人眼中的宝，古往今来，吟咏佳作数不胜数。文友小蔡来济，我带她四处观瞻，出乎意料，让她最为心动的不是所谓的“三绝”，而是济南的西府海棠。

七月初的一天，我和小蔡一起去五龙潭公园游玩，路边低矮的栅栏里那些根深叶茂的海棠树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确切地说，是满树小巧玲珑的海棠果，让我们停住了前进的脚步。我对小蔡说：“这些都是西府海棠树，三月底开花，可漂亮了！可惜你来得不是时候。”小蔡和我仰着头十分稀罕地看海棠果，几乎同时发现了奇迹：哦，海棠花。

七月初的海棠，早就过了花期。其中一棵海棠树，粗壮的树干上冒出来一棵新枝，新枝上居然绽放着几朵海棠花，开得那么明媚，那么深入人心。误了春花灼灼，赶上夏花灿灿。小蔡欣喜异常，她套用林黛玉的诗句，朗声吟道：“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红。”这红白相间的海棠花，不正是兼具了梨花、梅花之美吗？

其实，海棠反季节开花，有据可查。读者诸君还记得《红楼梦》中怡红院的海棠开花吗？晴雯含冤病死的时候，海棠花萎了几棵，却在一个冬日，忽然开了花。贾母说是喜兆，命孙辈们作诗。宝玉、贾兰、贾环，彼此都想讨老祖宗喜欢，所以都作了晓畅明白的诗。老太太看懂了，直说兰儿的诗好。“草木逢春当茁芽，海棠未发候偏差。人间奇事知多少，冬月开花独我家。”从贾兰的诗看出，海棠反季节开花，那就是人间奇事。那么，我和小蔡也算是奇遇的人。小蔡也因为这奇遇而直言不虚此行。

说起西府海棠，不得不提珍珠泉大院的海棠园。名为海棠园，其实海棠树不多，只有一棵千年海棠。这是一棵西府海棠，据说是北宋齐州知州曾巩所植。主干枯残多年，后有幼芽从树墩处辟开新路，渐渐枝繁叶茂。老树新干，长势喜人，树冠达8米多高。这株海棠，我是见过多次的。十年前，我家住在珍珠泉大院附近的后宰门街，隔着珍珠泉大院仅有一道泉沟，泉水清澈冰凉，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那时，我经常带孩子到海棠园的泉沟里戏水。好多年不去海棠园，不知那棵宋海棠又长高了多少？

【城市记忆】

□吕允山

四十年前的一个炎炎夏日，大明湖畔一个古朴的四合院里，几间青砖小瓦的房子都是厚重的门板，花棍子糊着白纸的木窗，显得有些陈旧破败，院子东边是一架葡萄，西边有一架丝瓜和它两两相对。那葡萄的叶子重重叠叠密密实地铺陈着，给小院搭了一个大大的凉棚。院里的葡萄架和丝瓜架下各放着一个桌，七八个孩子分坐在两边写作业。这就是四十年前的暑假我们下小组的场景。

如今学校一放假，便愁坏了没人照看孩子的家长。相比之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小时候的寒暑假就没有这些烦恼。因为那时住的都是平房，同学也都是街坊邻居，都是从小就在一起的玩伴，更重要的是我们假期里有自我管理的学习小组。

无论是寒假暑假，每逢放假以前各班都要成立若干学习小组，一个小组一般十人以下，以居住集中、自由结合、便于学习为分组原则。还要选出小组长，制定假期活动计划，主要是“下小组”的时间，另外还有搞几次课外活动，诸如“八一”建军节慰问烈军属、参加“学雷锋做好事”活动、组织郊游等都要写出计划，最重要的还得加上几条安全守则、小组纪律之类的内容。老师要根据你们的小组计划以突袭、暗访的方式去检查，我们管这叫做“查小组”。

由于我们家的院子比较大，又有葡萄、丝瓜架子，荫天蔽日的晒不透，炎炎夏日只要有一丝风儿吹过，浑身就凉凉爽爽的，所以我们的暑假小组地点几乎年年都在我们家。那时候母亲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务。每到下小组的日子，母亲泡上山楂

## 四十年前，暑假里我们“下小组”

片水，或是熬一锅绿豆汤冷凉了，谁渴了谁喝。有时候天太热或者院子里有蚊子，她就拿一把大蒲扇给孩子们扇着。孩子们要么齐声诵读课文，要么争辩着一道应用题的解题方法，要么默默地写着作业。班主任老师常带着班干部来查小组，平日里站在高高讲台上十分威严的老师，也早已放下了架子，坐在小板凳上，和家长拉家常，和学生一起做游戏、做折纸、解答学生的难题，显得倒是挺亲切的。

一个小组就像一个小集体，由于都是一条街上的孩子，平时不上小组的时光里，我们也大都是在一起玩耍。那时候家家户生活都不富裕，甚至有些捉襟见肘。我们街上的这些半大孩子没事的时候都要帮家里纺棉线以补贴家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下了小组各自回家吃罢中午饭，同学们就搬出了纺线车子，沿街找个阴凉地儿一拉溜地排开。搓棉条的搓棉条（济南人叫“搓布儿”）纺线的纺线。即便是纺线，脑子也没闲着，右手摇纺车，左手抽棉线，膝盖上还得放上本少头去尾没皮没底的小说，或者是小人书，一边纺线一边读，我记得《林海雪原》《红旗谱》《半夜鸡鸣》《武松传》《金光大道》等书籍都是那时候看的。边干活边读书，按当时时髦的话说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当然我们也有的是玩的时间，由于离大明湖很近，几乎隔几天就到大明湖公园区遛一圈。门票我们是买不起的，再说家长也不给你钱。我们有一个秘密通道，在司家码头尽头的一家院子后墙，半截墙头的那一边就是大明湖南岸。

每次大伙约好了时间，三三两两地在

墙外集合，有负责放哨的，有负责当人梯的，不一会就都进入了公园。

只要进去了，孩子们就可着劲地撒欢啊，捉蜻蜓、扑蝴蝶、跳上小船戏水，儿童乐园里滑螺旋滑梯，北极庙十多米的石头滑梯上直冲而下。什么时候太阳落山了，这才想起来赶紧回家，再晚了恐怕要挨揍。

记得有一次母亲回泰安老家了，父亲加班回来得晚，我和弟弟妹妹还有几个同学钻进大明湖玩疯了。从南门到西门，又从西门玩到东门，直到太阳落山，才意犹未尽地赶紧往家跑，当年又没有公交车，从大明湖东门到位于县东巷的家不近着呢，还没走进街口，就听见有大人焦急地喊着“长生唉，回家吃饭了！”“栓柱啊，快回家了！”我带着弟、妹赶回家一看还好，门没有开，说明父亲还没回来，于是打开门锁，推开厚重的老式木门，抬头一看父亲正坐在八仙桌前，就着一盘花生米自斟自饮呢。原来父亲把家里的钥匙忘到了厂里，下班回来等了半天不见孩子的踪影，自己翻窗进的屋。父亲是舍不得打弟弟妹妹的，再加上是我带头出去玩的，我的一顿胖揍是免不了的。

若是赶到星期天家长歇班，在家长的带领下，我们还能到南山大佛头、黄石崖、南郊果园也就是如今的泉城公园去游玩。一路上摘野果、采花椒、逮蚂蚱，胆子大的还能在果园里捡几个苹果回来。就这样，一个炎热的假期在小组学习中，在家庭手工的忙碌中，在无忧无虑的玩耍中飞也似的过去了，还没玩够呢，一看月份牌已经是八月二十几号了，得，整理书包补齐作业准备书费、学杂费，唉，又要开学了……